

林霖博士著

# 如何穩定物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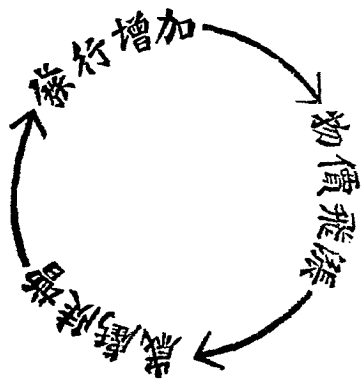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惠存

著者持贈  
廿七年十月

MB  
F29.6  
190

# 如何穩定物價

現在的中國經濟已呈物價膨脹歲虧膨脹及發行膨脹三種膨脹惡性循環現象  
因為物價飛漲，所以國家歲虧陡增；  
因為國家歲虧陡增，所以鈔票發行增加；  
因為鈔票發行增加，所以物價加速飛漲。  
此種惡性循環膨脹現象，復可以圖說明如下：



如何穩定物價



(南)

上述三種膨漲，互為因果，互相推助，愈久愈兇，遂形成今日難以收拾的逃走膨漲（RUN AWAY INFLATION）

過去七八年來，尤其自抗戰勝利以來，我國雖曾「手忙腳亂的想辦法來應付」這個逃走膨漲，但只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且「政府為管制物價管制經濟所陸續公布的辦法與推行的政策，儘管翻來覆去，好像推陳出新，究其實仍不過是重彈舊調而已」，結果，不但金融經濟紊亂日甚；即軍事政治亦受害不淺。

如今事急，我們非痛下決心，根本制止逃走膨漲不可，欲達此目的，非根究逃走膨漲主要原因不可。

一

逃走膨漲的主要原因並不是：

- (一) 物資供給缺少；
- (二) 通貨流通增加；
- (三) 交通工具缺乏；
- (四) 生產費用增加；

(五) 市場需要增加；

(六) 奸商投機操縱。

因爲以上六種不良現象，固然能促使或推動物價高漲，但非變成逃走膨漲的原動力。

就以物資供給缺少而論，現在米糧儲量並不如他種物資（如汨來製成品）一樣的缺少，但米價却不斷飛漲，一如其他物資價格。

再以通貨流通增加而論，據某作者估計，現在通貨流通數量，比諸戰前僅增加約一萬倍，然而一般物價却漲了五萬至七萬倍！

就令通貨數量學說是相當的合理，但不能拿他來解釋目今中國逃走膨漲現象，因目前物價與通貨數量及物資供給數量已成脫節，並無十分密切關係了。

什麼是逃走膨漲的主要原因呢？

不是別的，就是國民對法幣失去信任。

原來我國法幣制度，是最合現代化的通貨制度（見拙著『謹擬高價購銀根本救濟經濟金融恐慌意見書』——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版）。自一九三五年開始實行如來，深得國民信任，故對抗戰財政

能有過很大的貢獻，這是人人所知的。尤其抗戰最初三年，我國物價水準，異常平穩，絕無惡性膨脹現象，這全是法幣制度的功績，不容吾人否認的。

那麼國民對法幣爲什麼會失去信任？

著者認爲：

- (一) 開其端的是：滇緬公路的忽被截斷，
- (二) 助其勢的是：國際共產黨的繼續搗亂和我國財務行政的缺乏效率，
- (三) 總其成的是：拋售黃金政策的失策。

上面說過，抗戰最初三年，物價水準，異常平穩，毫無惡性膨脹現象。不料到了一九四〇年夏，情形驟變。當時英國新任內閣總理邱吉爾，爲了要討好日本，竟突然下令封鎖滇緬公路，想藉此壓迫我國向日求和。本來滇緬公路是我國預防日本封鎖海岸，趕架起來作持久抗戰的準備的，他是我國當時唯一的國際交通生命線。因爲有這條生命線，使日賊封鎖海岸政策，粉碎無餘。那曉得敵人不能封鎖的，反被友邦封鎖了。自滇緬公路不通的三個月起，一般非真愛國的國民，對於抗戰必勝的信心發生動搖；尤其一般奸商，乘機投機，屯積居奇，因此物價陡然飛昇，百物從此不斷高漲。

，無形中給中國法幣制度一大打擊。我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持抗戰到底的決策，並不因滇緬公路不通而屈服求和，但法幣價值，却因此直往下跌，而形成今日一蹶不振的趨勢。所以滇緬公路的忽被截斷，可說是逃走膨漲的起點，也就是國民對法幣失去信任的開端。

自此以後，因全國物價飛漲，戰費突然猛增，國家支出遂不斷加多；且因淪陷區逐漸擴大，而財務行政又乏效率，舞弊營私，時有所聞，國庫收入，日見減少，入不敷出的差額，益形龐大。政府因要實行抗戰到底的決策，以爭取最後勝利，只得忍痛刮肉療瘡，增加鈔票發行，以爲應付。於是形成物價膨漲，歲虧膨漲和發行膨漲的惡性循環。

政府和人民原都希望抗日勝利，戰事結束後，歲虧可以減少，發行可以收縮，物價可以下降，膨漲趨勢不致擴大，膨漲大敵不能逃走。那知日本投降的手續還未辦完，國際共產黨便乘機打劫，發動搗亂戰。所謂「內戰」，不但不隨抗戰勝利而停止，反加擴大。惡性循環膨漲，也就延續下去；他的禍害日益兇烈，致令國民對法幣信任，有減無加。所以國際共產黨的繼續搗亂和財務行政的缺少效率，可說是助長了國民對法幣失去信任的趨勢。

最後，加以拋售黃金政策的失策，遂使國民對法幣的信任幾乎完全失去了。當戰爭方殷之際，

美國以盟國的友誼，會把價值兩萬萬美元的黃金，辛辛苦苦的用飛機運到我國戰時首都（即重慶）來，爲的是要充實我國通貨的現金準備，提高法幣的信用。那知後來我國高唱『法幣回籠』的口號，竟不惜把寶貴的黃金拋售出去。如是，法幣雖有多少回籠，但黃金却逃跑得一去不回。我國的金庫，原來已不很充實，現在則由不充實而變爲真個空虛了。現金準備，既已不翼而飛，法幣價值安能不再下跌。不但如此。政府當時會多方鼓勵人民以法幣購儲黃金。但後來因黃金隨一般物價飛漲而飛漲，儲蓄滿期之日，並不照原約十成付現，竟以黃金六成交付了事。如是，人民和外人對我國政府的財政措施，更加不敢信任。難怪時至今日，不但外債無法舉借即內國公債亦難推銷。

## 二二

因爲國民對法幣已失信任，所以到了今天，『我們還在手忙腳亂的想辦法來應付』這個惡性循環膨漲而仍無多成效：

政將雖然採行過各種統制物價辦法，但從來未曾達到預期的效果。原來中國缺少現代統制機構和條件，欲行管制，實非易事。且聞間有不良份子，竟借統制之名而行營私之實，乃形成管制愈多紊亂愈甚的現象。至於物價呢，因爲國民不敢信任法幣，買者與賣者，皆天天看長，繼續膨漲，無

有止境。

因爲國民對法幣已失信任，所以任何規定外匯匯率也無法維持。就以美匯匯率來說，自去年三月迄今，不到二年已經調整了好幾次。去年二月初，剛把美匯官價從五百元提高至二千零二十元，不及半年便維持不住；去年八月中旬，只得提高至三千三百五十元。可是不到半年又維持不住，只好於今年二月中再提高至一萬二千元。計算每次（除了去年八月的一次）提高數目總在原額的三倍半以上。這樣還是維持不住，至今年八月中只得再予調整，一面維持原有官價一萬二千元，一面規定所謂基準匯率四萬元，無形中又把美匯提高了三倍三。自此以後，官價雖然不變，但所謂基準匯率却屢予提高，現在已提高至五萬九千五百元。即三個月內提高了百分之五十。長此以往，所謂基準匯率，恐怕也要照過去官價的增加速率，按期增高數倍了。這樣，外匯匯率不但不能穩定，且每次的調整直接間接要變爲刺激黑市匯價和物價的因素之一。

因爲國民對法幣已失信任，所以政府雖想平衡收支，迄無有效辦法。在惡性循環逃走膨漲的情況下，國家歲出只有隨物價飛漲而飛增，結果，年終實在支出，每每超過年頭預算十倍以上。這是必然的趨勢。且因物價飛漲，生活不安，貪污熾風，不免與物價漲風成正比例，但與國庫實收則成



反比例。是故稅源雖大開，稅收仍無起色。有人說，目前政府實際收入，僅等於人民實際繳納的十分之三。又有人說，政府固窮，人民亦窮，但貪污者則日富。如此，國家歲虧，安得不日益龐大。一般平民，尤其所謂小康之家，因為對法幣不敢信任，故不願儲蓄，也沒有餘資去儲蓄，更談不到節約。那些擁有大量法幣的暴發富，不是去做屯積居奇的投機生意，便設法把資金向外逃避，不然的話，便窮奢極侈，去把握法幣再下跌的時機，過短時享樂的生活，當然談不到集巨資，事生產。

還有，外貨輸入，雖積極加以統制及限額，但走私走稅，益形猖獗；至對輸出，雖有鼓勵之膏，但一方因為物價繼續飛漲，一方因為外匯結匯困難，實際輸出，反見減少，幾至停頓。

再者，不但本國人即外國人對法幣也已失去信任，所以外資裹足不前，僑匯亦多逃避。因此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現象，也就日益深刻化，尖銳化。

前面所說，不過是舉舉大者，而且是鐵一般的事實，不容我們否認，也不應否認。

還有，這種惡性循環逃走膨脹，不但像上面所說影響我國經濟金融財政和貿易，且要直接間接影響當前的戡亂大業，這也是一個不容我們否認的事實。

#### 四

如果我們現在還不想一個有效辦法去制止那可怖的物價膨漲、惡性循環、和發行膨漲——三種膨漲所形成的惡性循環逃走膨漲，那末，我們的國家民族恐怕要走到更可怕的經濟崩潰的路上。此時我們不能再推說是時機未到，不想辦法；因為所謂時機到來，也許就是整個經濟崩潰的來臨，到那時我們才來想辦法，恐怕要『悔之晚矣』！

我們此時必須急起直追，全力制止逃走膨漲。要制止逃走膨漲，第一要着，就是恢復國民對法幣的信心。要恢復對法幣的信用，就要實行著者所建議的『備現政策』。

在未把備現政策的具體辦法提出以前，先談談一般學者對於這個問題的主張。

有人主張發行新幣，如『孫幣』之類，代替法幣，以為有了新幣，就可穩定幣值，同時穩定物價。這是似是而非的見解。他們主張的新幣，和現在法幣，同是『管理貨幣』的一種，所不同的只是名稱而已。但這種主張，不但不能恢復國人對『管理貨幣』的信心，只有動搖國人對『管理貨幣』的信心，因主張的本身，對法幣表示不信任，故對新幣即新的管理貨幣已先無信心。還有，發行新幣，取消舊幣，是戰敗國不得已的手段，決不是我們勝利國家所應仿效的。

另有些學者提出「整理貨幣」的主張，也就是化大單位為小單位的主張，他們以為縮小單位即是減少流通數量。這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辦法。

還有人主張發行硬幣，以代替法幣。這種主張，固然有他的好處，但已不適用於現階段的中國經濟，也不適於現階段的世界潮流。

又有人以為必須先向美國舉借大量（十億或一十億美元）外匯基金，然後才能穩定匯價，穩定物價，否則沒有法子。這個主張，言之成理，且最動聽，不過我們要注意下列三點：

第一，美國十六年來對華政策，原是一個「不政策」。（見附錄）即是不痛不癢的扶助政策，美國最近外交作風，顯然是「只助自助者」。自抗日勝利以來，美國朝野，異口同聲，肆意評擊我國。今姑不論彼等是否別有用心，但吾人實宜深自反省。要之，美國肯不肯以大宗借款借給中國，截至今天止，還是疑問。

第二，就令美國願以十億或八億借給我國做外匯基金，倘其他條件仍未能恢復法幣信用，就是再借十億八億，還是不能維持規定的外匯匯率。因為外匯基金的作用，不過是將「國內兌現」，改為「國外兌現」而已。惟在現階段經濟制度之下，一國通貨的價值，不但不能靠「國內兌現」，以

爲維持，也不能靠單純的「國外兌現」的。所以自一九三七年以來，我國雖曾設置外匯基金三次，每次都失敗。那時國民對法幣信任極好，尙且失敗；這時要想重彈舊調，恐怕「徒勞無功」。

第二，我們要建設一個自由平等的三民主義的新國家，我們必須自求新生。徒然指望友邦借款，或可支持一時，決不是長計久安上策。

## 五

著者所主張的「備現政策」，就是自求新生的初步。

什麼是備現政策呢？簡單的說，備現政策，就是要厲行收買並封存現金，作爲法幣的固定準備金。

我們須知現代通貨（即鈔票）價值的維持，固然不靠「兌現」，却不能不靠「備現」。通貨價值的唯一可見的確實担保，還是歸根於「現金準備」。比如美元，自一九三三年以後，是一種「不兌現」的通貨，但他的價值比任何一國的貨幣還要隱定，還要受人歡迎，其中最大原因，就是美幣後面有全世界大量的黃金做發行準備。假如我們有了大量現金做法幣的後台，誰也不願亦不能拆法幣的台。這是淺而易見的道理。

所以，政府此刻要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採行各種有效方法去收買大量黃金，公開封存，作爲

法幣的固定準備金。此項現金，不是流動資本，也不是外匯基金，應該是發行銀行固定資本的一部份，除非發行銀行停止營業，絕對不能動用。同時舉行公開檢查，當衆封存，並將實數，按週或按月公佈，以昭信實。

收買儲積現金準備的具體辦法，有如下面所說：

甲，發行長期（二十五年以上）甲種「金準備公債」，以「兩」為單位，換取國內黃金。這種公債，當專向持有金條之國民或法人推銷，並責令從前購買政府黃金者，儘量多購。所得黃金，按週公開檢查封存。

乙，發行長期（二十五年以上）乙種「金準備公債」，以「美元」為單位，換取外匯。這種公債，當專向持有外幣證券或存款之國民及海外華僑推銷，所得外匯不准他用，只能供收買外國現金之用。所得黃金，按週公開檢查封存。

丙，出售國內剩餘資產，或敵偽資產，所得代價，不作別用，專供收買國內外現金之用。所得黃金，按週公開檢查封存。

丁，開採已知金鑛及銀鑛，費用大小可不計，只要能增加金銀現貨的數量。所採得金銀，亦按

週公開檢查封存。

以上四項實行有相當效果之後，再進行下列一項。因為中國今日必須力圖自重和自助，不可靠他人的口惠或小惠；尤其要先立信，然後能取信於人。上述四項辦法的實行，就是立信的開始。如果我國能認真施行這四項辦法，那末下列一項或者已無必要。

戊，舉借穩定貨幣基金外債，所得借款，專供收買外國金銀，以為法幣固定準備金。所得金銀，仍當公開檢查封存。

這種穩定基金，不是普通所謂「外匯基金」，並不供平常外匯結匯之用。外匯的買賣，此時應量入為出；即輸入所需的外匯，應當由輸出及僑匯所得之外匯為限。政府絕對必需之外匯，才可由國家銀行負責。

我們知道，「備現政策」開始實行的時候，一定要碰着許多心理上或技術上的困難和阻礙。我們相信，那些困難和阻礙，是暫時的。只要我們鼓起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什麼困難和阻礙都可以打破的。

「備現政策」是立信政策，是當今恢復國民對法幣信任的唯一辦法。我們相信，這個政策實行

以後：

- (一) 物價必然終止飛漲；
- (二) 歲入可以開始減少；
- (三) 發行自然不再增加。

換句話說，可以打破惡性循環，制止逃走膨漲。

如果我國對於財務行政的效率加以根本改進，同時將所有關於經濟金融的措施作全面調整，那麼，穩定物價，穩定幣值，以及平衡收支，自然可順利進行，達到預期的效果。不但我國經濟金融和財政不會跳入總崩潰的深坑，即戡亂軍事也可早日結束，建國大業，必能計期實現。

# 附錄：美國對華的「不」政策

林霖

本文英文原文登紐約中國雜誌六月號（The China Magazine, June, 1947），中國雜誌原名中國在作戰（CHINA AT WAR），抗戰爆發，即在香出版，香港被日佔領後，改在紐約刊行，乃我國國際宣傳唯一的英文月刊。

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自一九三一年九月瀋陽事變以迄今年一月馬歇爾將軍奉命回國止，可以一句話總括起來說：是「不」政策。

這個「不」政策在過去十六年中，不但給中國而且給美國那麼多的惡果，現在是我們兩大國民應該用坦白的態度和聰敏的智能重新檢討這個政策的時候了。

這個「不」政策，可說是起源於著名的史汀生主義——即「不」承認主義。

假如不是到了最近史汀生氏關於瀋陽事變秘密文件公佈以後，這個「不」承認政策的真義，是不很明顯的。現在我們回頭看看，才知道原來史汀生主義含有兩種暗藏的意義：（一）是「不」干涉，換句話說，美國方面「不」干涉日本以武力奪取中國領土；及（二）「不」援助，就是說，美



國政府對於國民政府願以和平方法收復失地的努力，並「不」予以任何有效的「援助」。（去年夏美國國務部發表的祕密文件中，明示當時的國務卿史汀生氏，在那個時候覺得日本之襲擊東北，一大部份過失，是應歸咎於國民政府對日本的過份「刺激」。據合衆社電訊，當時國際聯盟關於滿洲事件的種種消極動作，實係史汀生氏在後面所「策動」的，雖然他不負任何責任。）

這個兩面鋒利的「不」承認主義，表面看來是「無害」的，但其實不然。雖然不是出乎原意，但實際上這個主義給了日本軍閥一盞綠燈，去進行他們擴充地盤和侵畧世界的政策，並去利用滿洲作為再次侵犯中國的根據地——這麼一來，便種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子。

六年以後，當日本發動他大規模的侵略中國戰爭時，美國在實質上所採行的仍然是原來的「不政策」。在「守中立」的幽名下，這個時候的美國政策也有相同的兩種暗藏意義：（一）「不」干涉，就是說，如「戰事只限於中國境內」一日（我們引申美國大總統羅斯福的話）則美國將不，實際上也沒有，干涉日本之侵畧戰爭；及（二）「不」援助，就是說，美國對於中國國民政府力謀遏止國際大盜主義狂潮的努力，「不」給予任何有效的經濟上或軍事上的援助。

老實說：這個不政策，雖然不是故意，可是實實在在幫助了日本，去繼續他侵畧中國的戰爭並

給了日本充分的時間，煤油和廢鐵，去準備對珍珠港作無恥的攻擊——這麼一來，把美國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旋渦了。

珍珠港被襲擊後，中華民國自然而然的成爲美國在遠東的盟國——唯一有積極行動的盟國。但是，從一九四一年「命運的十二月」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止，美國對華仍然採行一刀兩面的「不」政策，一方面，「不積極抵抗」日本在中國戰場的前進，最少在當時是那樣決定的；另一方面，「不」援助，即是對於中國國民政府決心以本國軍隊去驅逐侵略者出境的努力，「不」給予任何有效力的經濟上或軍事上的援助。（我們並不是對於中國所得到的美國的資助，不表示感激；但是這種資助數目是多麼小，而且是多麼遲才給中國！到了日本投降那天止，中國從美國租借供應物資總額四百萬萬美元中僅僅分得四萬萬美元，約居總數百分之一）。

結果怎麼樣呢？

第一，中國沒有得到租借供應物資來裝備，至少沒有及時來裝備；故沒有用自己的軍隊去收回已失領土，包括滿洲在內。

第二，另一盟國（他那時候並沒有對日宣戰，但是他的遠東軍，據報載，却領到了一十六萬萬

美元以上的租借供應物資，四倍於整個中國所收到的。於戰事快要結束的那一霎時被邀加入作戰，而以中國在外蒙的宗主權，和在滿洲一部份的主權作代價。

第三，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得到充分的時間去發展並擴充其所謂「解放區」，從長城門外一直擴充到黑龍江濱，損失了中國國民政府的權威。

第四，因此在滿洲（他已是過去三次國際戰爭的逐鹿場）弄出了新問題和（說得輕一點）新頭痛，不但使中國而且使美國要多費幾十年的工夫去設法解決。

現在美國的中國政策是什麼呢？

還是依樣畫葫蘆一個老的「不政策」。其實，許多中國人都願意相信：這個政策已加步向前邁進！是向錯誤方面邁進了！美國因爲不想開罪全世界的共產份子，尤其中國的共產份子，所以日本投降後不久，正值戰後殘破不堪的中國需要美國經濟援助以從事善後及建設并恢復和平與治安最急切的時候，却公開地宣佈他的對國民政府「不作經濟上援助的政策」。

杜魯門總統給馬歇爾將軍特使團來華時的指示，不是明明白白的宣佈，大意說，除非等到國民政府能實行停止「內戰」及組織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府」，美國將不給予經濟上或信用

的援助嗎？

因為共產黨的中國份子是個共產黨份子，他們那有不利用杜魯門總統誠心好意的指示，暫時藏起了他們侵畧和破壞的目的，而以「和平」「統一」及「民主」等說話去欺瞞美國一般民衆。還有，他們簡直不懂得爲什麼他們要幫助會與他們作對有二十年歷史的敵人，即中國國民政府（即他們惡意所謂國民黨政府）去重建并安定中華民國——民國創造者係孫中山先生，他的根本主義，是擁護民主，反對專政的。

共產黨的中國份子很清清楚楚地看到這一點：倘彼等繼續對中國政府軍隊，東擊一下，西攻一回，中國將常有所謂「內戰」；再者，倘彼等無論在何種條件下，均不派其黨員參加國民政府，所謂「聯合政府」終不能組織成功。如果國民政府不能完全達成杜魯門總統指示中所提的上述兩條件，那麼，美國政府將不給予以信用或經濟的援助。

共產黨的中國份子相信下面事實一定會發生：如果沒有外來的信用，或經濟的援助，中國國內經濟必會崩潰。最後他們妄作如下所述的希望：經濟崩潰到臨的那一天，就是中國共產份子打倒國民政府的良辰，也就是他們在中國全國樹立久經計劃的共產專政的一天。

所以他們漫漫地但堅決地推翻了馬歇爾將軍調解的計畫，因為這樣對於共產黨是很有利的。這可以說明，他們爲什麼在各種協定簽訂以後便不惜加以破壞，也可以說明，他們爲什麼向國民政府提出條件重重，每次新條件比舊的還要苛刻，更難接受。最後他們索與放棄穩藏策畧，不管馬歇爾參加與否，公開拒絕和平談判了，還下了一個總動員令宣言要和政府作二十年久的殊死戰。

現在他們更進一步公開攻擊美國了！我們記得一年前共產黨的中國份子對美國送了多少「民主」友誼的秋波，恰如馬歇爾將軍所說，他們的「宣傳完全不顧真理，抹殺一切事實，顯然有意欺騙中國人民及全世界並喚起他們對美國人的一種憤恨心。

我們於此要指出一點，就是共產黨的中國份子，於過去廿年中，曾有計劃地應用同樣的宣傳，去欺騙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並去喚起他們對於國民政府和他後面的國民黨的一種憤恨心。

簡單的說，美國對中國政府的「不」政策已經屢次走入歧途，貽誤中美兩國不淺，或者可以說使中美兩國食了許多的惡果。

美國政府及其人民誠心誠意願望中國得到和平，統一，及民主。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徒有一個願望是不够的，這個願望必需加上或輔以經濟或財政的援助。還有，這個援助必需是有力

有效的援助，不痛不癢的辦法也是不夠的。

如果在上述四個時期的初期，美國給了中國積極的有效的援助，今天世界任何國家也許可能過比較優良的日子；國際侵略或者不致由滿洲移至歐洲，由蘆溝橋延及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許不致爆發；至於中國或者已經完全統一，強盛和民主，一如美國屢次聲明所願望了。

中國俗語說，「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一定要一個國家受了八年外國侵略的耗損，及一年多共產黨的破壞，但沒有得到那著名的「民主兵工廠」的經濟或信用的援助做「米」，去「炊」成美國式的民主，統一，與和平，豈不是一種奢望？

美國會不會從此重視上述的一番經驗，並開始將其屢次走錯了的「不」政策，加以現代化，而給中國國民政府，以積極的和有效的援助呢？

從他對中國「不」政策十六年的紀錄看來，我們迫不得已只好下這麼一個結論：美國將不作任何行動，但將靜靜地坐在舞台後面等一等看一看。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可以看見那不可避免的惡果的來臨。這個惡果，不但在中國，同時在美國，恐怕比以前的，還要大些！

註：本文用意，不在批評美國對華政策，而在認識美國對華政策，因而反證中國必須力圖「自力更生」。須知不但「天助自助者」，即「人亦只助自助者」，願讀者三致意焉，著者附誌。——

南京和平日報。卅六年九月一日——

55  
44  
(2)

如何穩定物價

著者：林霖

發行者：鐘鐸書社

印刷者：油頭印務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SKBC  
MG  
F729.6  
190